

## 父亲的信条

戴发祥

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,现已是八十岁高龄,印象中他是个刚强独立的硬汉,直到上半年住院之前,我还带着他到安徽黄山游玩,他拄着拐棍,三五十步一歇地独自登上光明顶,不少同行的游人都佩服父亲的勇敢与耐力。

父亲毕竟年事已高,抵挡不住自然规律的摧残,特别是今年两次手术住院。一次是上半年在市人民医院动静脉曲张手术;另一次是在野外做农活时不慎摔倒,胸椎骨折,住进了本地一家骨科医院。在护理期间,父亲渐渐显出老态,佝偻的身躯及伤痛使得他行动迟缓,即使在我的帮助下起床也得费很大的劲。让我做儿子的一时茫然无措,恨不能有所分担。

父亲到我家里几乎从不过夜,对子女和他两个至亲的妹妹都一样。父亲的心思我明白,他是担心麻烦我们,还担心被人嫌,没有在家自在。于是父亲成了在外工作的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。平时有空就带上家人,约

上哥哥姐姐回家探望他老人家。每次返回时,父亲总在家门口望着我们离去,并且不忘叮嘱下次再来。我理解父亲的孤寂、眷恋神情,这一点总让我心酸。

父亲幼年丧父,上面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,身体瘦弱多病,在父亲十八岁那年去世;下面还有两个妹妹,父亲于是早早承担起家庭的重任。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父亲可谓是历尽艰辛。在我印象中他干得都是些重体力活,拉矿石,替供销社到江西挑米,下河捕鱼,砍窑柴,和母亲一起做豆腐,多的时候一天要做十多板手工豆腐,为此家里需要大量的柴禾。父亲有时要到七八里甚至十几里外的山上砍柴,早上四五点钟吃上两碗油炒饭,要捱到晚上五六点才到家。

父亲还做过小贩,在那个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特殊年代,小贩是被明令禁止,或被当作“贩卖”,或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。为了生计,父亲只好打游击,昼伏夜出,有一次江西的上家,也是我的远房亲戚到我村收货,乡邻把村里要抓的消息告知我父亲,父亲连夜带着亲戚远走

他乡,躲过了一劫。

父亲没进过学堂,只是在做私塾先生的爷爷潜移默化影响下,识得不多的几个字,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,参加了原来底本乡造桥抽水工作,完全靠自学,学会了电机工作原理,在村里做电工,担任村机埠抽水员。在帮村集体农田灌溉期间,父亲常走夜路,一个手电筒,多买只电池都不舍得,一直用到只能发出微弱的光才肯换。父亲从来不沾集体便宜,机器发生小故障也都由他自己排除,不耽误“双抢”用水,几十年来,村干部一直叫他干这份行当。

父亲多年为村集体工作,虽说只是做点平凡的小事,却让他感受到村干部的信任,百姓的爱戴,有了一种荣誉感。这样的荣誉感成了父亲教育我的依据:做人得让人家相信你。

父亲的一生,用四个字来形容:勤劳朴实。他曾经用这句话告诫我,老老实实地做事来赢得他人对你的信任。老实本份是他一生的信条,是他做人的准则。这就是我父亲,一个平常又不平常的人。

## 让生命中总有一点儿闲

如初

这个世界很忙,每个人也很忙,忙着推脱,忙着没时间,永远把时间留给“下一次”,而“下一次”又是何时?或许没有了后文,或许再也没有了“下一次”。一个“忙”字,可以成为最上乘的理由,没有时间陪伴家人,没有时间做真正有意义的事,失了重心,失了快乐,却空忙得理所当然。

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,总该腾出点闲的时间吧,给自己,给家人,给所有爱你的和你爱的人。有更多的闲,是一个人与一个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标志。合理管理时间,是一种能力;善于利用时间,是一种智慧;能在得闲的时间内做快乐的事,更是一种生活的美好。

可惜记这个美好目标的同时,我们得思考另外一个问题:有闲的时候,我们都在干什么?

打麻将、看电视、喝酒吃饭、看手机……估计没落下什么。

这样的闲也是一种忙,忙着应付各种廉价的社交,难以有创造力,也难以让心灵腾飞。因为我们没有学会独处,没有学会与自己对话,没有学会静心思考,也不习

惯一个人走路和仰望星空。在真正空闲的时候,又想着如何让自己充实,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“忙”。于是乎,又以各种理由继续着各种“忙”。

闲,是廉价的又是高贵的。有闲时却虚度,有闲又不会闲,只是为了打发时间,俨然闲得很空洞。“闲聊”、“闲逛”都成了一种奢望。我们讲究“直达”、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,过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闲,是一种无聊,却是奢侈的可贵。什么时候我们也该在闲的时候,仰望下蓝天,倾听下海浪,听风也听雨,听爱人在耳边悄悄私语;什么时候我们也该在闲的时候,给自己发呆的时间,静心思考,回到自己的内心,也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。

在全世界,如果论创造力,法国是最好之一。法国人认为,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,跟夏天的休假紧密相关。每年,都会有这样一个地方,给自己发呆的时间,闲时才会了更多更强的创造力。“忙”就是心亡,没有闲,再忙也是没有意义。

我们何时能真正的闲,闲得快乐,闲得有意义,把闲,成为对生命的奖励与激励,我们还是需要时间!

## 临窗听雨思流年

林圣艳

在这个世间,每个人大抵还是平凡的,经历岁月洗礼,尝尽人生百味。然而,刘高汉先生的一生,却更似一场戏,一阙词,一首诗。从戏剧创作,到诗词歌赋;从各类志书的编撰,到历史文化的研究,他的诗情、才情、性情全溢于纸上,令人钦佩。

我很幸运与他相识在文学聚会上,之后更有幸与他共事了几年。他高古、睿智、包容,是我的恩师,亦是我的益友。这次,他将自己所著的一些文章整理成书,取名《临窗集》,并嘱我作序,我有些惶恐,深知其情意,又怎能辜负。

这是一本近十五万字组成的合集,由杂著篇、故事篇和诗联篇组成,是一本融史料性、知识性、故事性于一体的读本,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一个地域的文化史和百科全书。

刘老从退休以来,专注对开化历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。这不仅是一老文化人对家乡水土难以割舍的情怀,也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,更是对开化历史文化做出的解读与思考,并将这种历史认知和文化体验化成了生动的书写符号,呈现在我们面前。从开化地名由来的探究,到古村落的人文足迹,细说着历史

悠长;从名人说事到地方文化,镌刻着历史遗落的印迹;从古老传承到说时依旧,辨证了一场场与时空的对话,历久而弥新。在这些文章里,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祖先历尽艰辛觅得足下这方土地,他们从远古走来,鲜活在我们面前,他们的故事生生不息,文明薪火相传。让我们在审视过去的同时,更加重视现实存在的意义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也养一方文化,积淀于民间和民俗的民俗文化,保留着历史演进,乡村发展的生动印迹。这山这水、那人那事、物质与非物质的,以故事形式呈现时,渲染出的不仅是生动形象,还有内心产生的震撼和敬畏。一道菜的故事,一个地名的传说,一座古迹的由来,讲述着正义与美好,曲折与传奇。这些故事为开化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,也为开化历史文化的衍生、演变和发展作出积极的探索。

集中的诗词是刘老一生的真实写照,这一生他走过的路,经过的事,命运的多舛与百转千回,让我们在他的文字里,看到了他接纳世事的从容,更读懂了他的执着与深邃。从六十年代开始的“风雨征途逐浪舟”到下乡劳动改造的“独占清风抱月眠”,

内心的荒凉与辽阔,且以“清茶代酒话生平”。读书、访友、赏花、听雨、望月,即情即景,在他的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临窗的“少年郎”,你是否还依旧思流年?

看其文章,读其一生。夜深人静,月明星疏,在翻阅这本书稿时,我竟落下泪来。虽是风雨剥尽旧时颜,却是一腔碧血写春秋。感山水之奇绝,悟天地之幻化,叹岁月之沧桑,抒人间之情怀,诗文歌赋、传记题铭、人文故事,杂文集锦,或浓墨重彩、或情真意切。在笔墨间,氤氲往事沉浮,旖旎岁月流年,字里行间,都是对过去、当下与未来的深情注视。

刘老出版的作品无数,而这本《临窗集》是承载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积累,见证了他独具个性的性情与豁达心态。时空虽变幻,岁月虽蹉跎,而关于历史,关于记忆,关于生活,关于情感,却根植与心。它不仅是一本寻踪历史、盘点遗迹、延续文脉、服务现实的文化书籍,更是一种精神标识,一种文化传承。

既是如此,我们不妨在这跨越时空的纬度里,放慢脚步,悉心品味;不妨从内心抽出一丝宁静,临窗、听雨、思流年。



醉春风 章安君 绘

## 夏日的荷花

毛宗兵

我是六月末出生的,对荷花情有独钟。小学课文里,有一首唐朝诗人杨万里《小池》的诗,这首诗把夏日的乡野描写得淋漓尽致,我甚是喜欢。

前不久,在马金镇登云村看到一块田里开满了荷花,五颜六色的,四周都是绿油油的稻田,让人不禁驻足观赏。荷花在马金一带可谓少之又少的,一般是淳安移民种植的,他们勤俭持家,常常在小山塘、水沟、水田里种一些荷花,挖藕卖增加收入。

第一次看见大片的荷花,是十年前在杭州。那时我在玉皇山旁边的工地上打

工,每天只有十三四元的工钱,舍不得去三潭印月等买门票的景点玩,常常坐在湖边,看一看在风中摇曳的荷花,看一看过往的人群,感受一下“毕竟西湖六月中,风光不与四时同。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的意境,还有北宋周敦颐的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不可亵玩焉”的意境荷花,以其仙子之形、君子之品独立于世。而能集品、形于一身的,这世间万物,又有几何?

如今成家立业,养儿育女了,出门的机会甚少,真不知何年何月能再去西湖观赏一下荷花。

## 杨子荣打虎上山

老狼

打虎上山  
且跃马  
北风如鼓  
也没有一颗  
也没有一块  
风吹天地  
世界归一  
可连接北  
但胸中藏  
只能令人  
后退是不  
沉重的山  
这崩潰的  
是不可不  
面不改色  
镇定是不  
在威虎山  
一如座山  
高高的雪  
仿佛随时  
一棵棵松  
大地摇晃  
满目肃杀  
雪连山  
山连山  
已不可置  
威虎山有  
虎